

## 民间记忆

## 三矾海蜇

虞燕

海蜇大概属海洋里最仙的生物了，通体透明，上面似伞盖，随潮水浮游，像穿薄纱裙的姑娘在翩然起舞。拥有如此美貌却偏偏是个有毒的杀手，它的触手上布满了毒丝，会蛰伤人。渔民捕捞海蜇，先用长标刺穿其伞体，给它个下马威，捞上船后立马用明矾等进行简单腌渍，岛上有谚：海蜇不上矾，只好损海滩。

海蜇上岸后经太阳一晒，犹如戳破的气球，狠狠瘪下去，化为一摊水，所谓“海蜇水做，阎王鬼做”。明矾能使蛋白质等成分凝固，加速脱水，让它不至于很快软塌塌，烂成一团。腌渍前，得将海蜇的口腕部和伞体部割开，分开加工，加工方法雷同，口腕部俗称“海蜇头”，伞部则为“海蜇皮”。以海蜇皮为例，反复漂洗后，抓起碾成粉末的明矾，均匀地揉搓，揉完一张再叠上一张，同样揉上明矾。叠到多张时，捧起，放进事先准备的桶里，第一道工序算是完成了。

大概十多个小时后，成叠的海蜇皮被一张一张揭起，铺于倒扣的大眼筛上，海蜇里的水从筛眼里流下来，地上湿了干，干了又湿，海蜇皮瘪塌塌的，薄了不少。

小时候，我常住外婆家，见外公清洗院子里那个灰乎乎的石臼，便知道是要“做”海蜇了。几大块明矾扔进石臼，舅舅抡起春头一下一下地捣，直至明矾碎成末儿。腌海蜇到第二道工序时，需加入食盐。外公把食盐倒入石臼，一双手不断

翻动，与明矾粉末搅拌均匀，而后，揉在一张一张的海蜇皮上，仍然入桶，几天后铺在筛上沥水。海蜇剩余的水分再次被一点一点榨干，变得更薄了。最后继续用食盐与明矾腌，量多少要根据二矾成品的质量而定，若海蜇还有稍厚部位，就用刀割一下，使之厚薄均匀。如此，三道工序成就了三矾海蜇，海蜇皮圆而完整，色泽洁白或淡黄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圆墩墩的海蜇竟薄成一张纸了呢？

从前，海蜇旺发，海边人家几乎都会制三矾海蜇，当然水平有高低，成品质量参差不齐。那会，海蜇属于常备的长期下饭，是“贱菜”，跟咸菜的地位差不多。父亲常说，当年最烦收海蜇，他们船上是什么便吃什么，海蜇切成丝吃起来贼快，佐酒、下饭、淡口吃皆可。作为货船上的炊事员，父亲一天到晚都在切海蜇，一大脸盆一大脸盆地切，手都脱力了。

剥去三矾海蜇皮面上纤薄的红色海蜇衣后，整个儿顿时剔透起来，简直能照出影来。上好的三矾海蜇色白如水晶，没有红衣、红点、泥沙、异味，脆嫩爽口，浸于腌卤中不易变质，可长时间贮藏，随拿随吃。食用前，用清水漂泡以去盐去矾去涩。也是怪，海蜇本身寡淡无味，却能和各种味道完美相融，蘸以酱油、麻油、醋等调料或搭档其他食物，就是别样的清凉透鲜，佐餐佳肴无疑了。

在我们岛上，三矾海蜇的绝配

是咸鳊鱼卤，夹起海蜇，搵一下鳊鱼卤，要怎么形容这种相遇呢？海蜇清淡、脆而弹牙，鳊鱼卤醇厚、鲜咸，就像清纯的姑娘陷入了浓烈的爱情，在舌尖演绎你依我依，满口生香，别有风味。

外公早起便要喝酒，还是烧酒，他最喜欢的两样佐酒小菜即海蜇搵鳊鱼卤和兰花豆。海蜇丝清白无辜地散落盘中，鳊鱼卤经滚煮后澄清，外公抿一口酒，让海蜇丝在鳊鱼卤里“游”了好几圈方入口，随后，响起了满足的“嘎吱嘎吱”声。早晨的阳光穿透玻璃窗，映照在他的脸上，外公端着蓝边小酒杯，眼睛微闭，嘴巴一动一动。外婆朝我努努嘴，意思是，瞧，这副陶醉样儿！

而今，三矾海蜇可以说身价暴涨，一则当然跟近些年海洋资源骤减有关，海蜇比过去少了，最主要还是因为制作手艺珍贵。三道工序过程复杂，环节较多，煞费功夫，每个细节都会影响成品的质量，矾和盐的比例，时间的把控等，比如加明矾，少了，海蜇发臭腐烂，多了则会酥碎崩裂。世间事最难的就是个恰好，放在手工艺上来看，“恰好”是无数次实践后的经验所得。

三矾海蜇丝可拌金针菇、拌黄瓜丝、拌腐竹、拌白菜……岛上办婚宴、满月酒、上梁酒等，这道冷盘不可或缺。再加上它低脂肪、低胆固醇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，颇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食物的心理预期。如此，不受欢迎都难呐。

## 诗情画意

## 石舍之夜(外一首)

俞跃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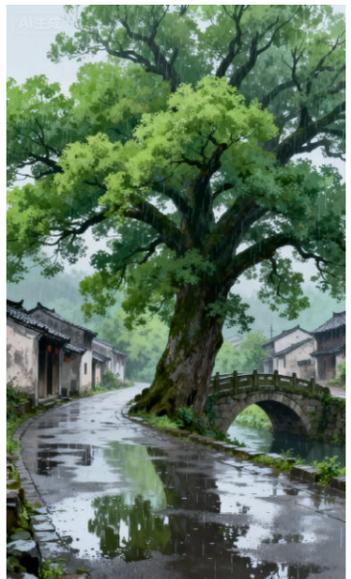
送走了白天也送走喧嚣  
这个村终归寂静  
一些客人遇上深度睡眠  
他们在梦里开花，收获果实  
圆月慢慢升起  
光辉让北斗七星有些暗淡  
山风吹拂  
树影婆娑，竹林私语  
溪水一直在歌唱  
那么纯粹的天籁之音  
也许我们这么老远地赶来  
就是为了来吹吹山风  
那风一丝一缕地吹走了燥热  
就是为了听听这溪水  
身体像溪水清静亮堂  
就是来沐浴这山村圆月的清辉  
此时此刻，天地山川之间  
有光的游鱼在动

## 十里松间

这个庄园以“野奢”闻名  
野外、奢华  
远离城市喧嚣，隐逸湖畔松林  
一位姓严的设计师匠心独运  
从环绕的菡溪和松林起笔  
一处处别墅、楼房植入其中  
营建泳池、假山、草坪、亭台  
清安雅月、坪上夕照、松涧水碧  
诗意在营造的场景中飞扬

这个庄园坐落在浦江十里亭村  
像藏得很深的璞玉  
私密化空间，却能迎候日月星辰  
听闻溪水流荡，虫鸣鸟叫  
来了就像会晤老朋友，走进内心的家园  
喝茶发呆，随处走走，呼吸清新的空气  
吃自家种植的蔬菜和粮食  
一种久违的温暖和放松

四对中年夫妻走进十里松间  
欢乐随着镜头留下难忘的瞬间  
来个跳跃的姿态，开张比心的场景  
爱在携手里，肩并着肩手挽着手  
爱在这里有新的开始



## 心灵隽语

## 鼓浪屿的重逢

吴跃华

二十年了，重又踏上鼓浪屿的石板路。海风依旧带着咸涩，拂过斑驳的砖墙，掠过三角梅的枝头，仿佛时光在这里打了个盹，醒来时，人已非少年。只是这次，我是趁着公司年假，从堆积如山的报表中抽身而来。

老友在码头等我，远远地招手，西装革履的他刚结束一个视频会议。我们相视一笑，竟一时无言。他掏出手机看了眼工作群，又匆匆塞回口袋。有些情谊，无须寒暄，一个眼神便足够，哪怕中间隔着二十年的房贷。

沿着蜿蜒的小巷漫步，琴声从某栋老别墅的窗棂间飘出，是《鼓浪屿之波》，还是当年那支曲子吗？我的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同事发来的项目修改意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按下了静音键。记忆的闸门被撬开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

那时的我们，总爱黄昏时坐在海边的礁石上，看落日把海面染成金色，谈论着遥不可及的未来。有人想当画家，现在却在广告公司做着美术总监；有人想开咖啡馆，如今经营着三家连锁店，却抱怨着租金和员工管理；而我呢？那个想永远不毕业的学生，现在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班后窝在沙发里的那片刻宁静。青春就是这样，充满无限可能，却又像周一的早会，越是不想来，来得越快。

网上有句话说：“你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把握。”如今坐在会议室里改PPT时，我常想起这句话。那时的我们，哪懂得珍惜？总觉得日子漫长，未来遥远，殊不知，最美好的时光，往往在回复邮件和末班车上悄然流逝。谁的青春没有迷惘过？谁的人生没有为季度考核焦虑过？我们跌跌撞撞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，在冲动与克制之间徘徊。如今回首，那些曾经以为天大的事，早已化作年度总结里的一个数字。

傍晚，我们坐在老榕树下的茶摊，要了一壶铁观音。老友的手机亮了一下，他看了眼，苦笑道：“老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”茶香氤氲中，他忽然说：“还记得当年我们在这里许下的愿望吗？”我怔了怔，看了眼手表上明天返程的航班信息，随即摇头笑了。有些梦想实现了，有些早已遗忘，还有一些，成了每月还款日的一声叹息。但这又如何呢？人生本就是一场无法重来的旅程，加班与年假交织，才让生活有了盼头。

夜色渐浓，远处的灯塔亮起，一束光扫过海面，又消失在黑暗中。我们沉默着，各自沉浸在思绪里，偶尔被微信提示音打断。这些年，我们经历了太多——职场的起伏，孩子的升学压力，父母的体检报告，生活的重担早已磨平了年少时的棱角。可奇怪的是，当故

地重逢，那些被尘封的激情仿佛又被唤醒。我们依然是爱做梦的少年，只是梦的内容，从“改变世界”变成了“能睡个懒觉”。

故乡是回不去了的。不是地理上的距离，而是明天早上的例会不允许。当年的鼓浪屿，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明媚鲜活，而如今的它，虽依旧美丽，却已不再是我们的“那座岛”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珍惜当下，珍惜此刻的相聚，珍惜还能一起喝茶、一起吐槽当下社会现状的时光。

夜深了，我们沿着海岸慢慢走回住处。潮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礁石，像在低语。老友忽然停下脚步，望着远处的海，说：“下次再来，不知道又要攒多久的年假了。”我拍拍他的肩，没有回答。人生如逆旅，聚散无常，但至少今夜，我们还能暂时放下钉钉和飞书，并肩看同一片海。

青春已逝，但生活仍在继续。我们终究无法像李白那样豪迈地说出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但至少，我们依然对下个假期怀有期待。期待下一次重逢，期待年终奖能再多发些，期待在某个加班的深夜，忽然想起今日的对话，然后给老友发个一切安好的表情包。

鼓浪屿的风，依旧温柔地吹着。而我们，也依然是那个爱做梦的少年，只是梦里多了几分从容，几分释然。